

詩經備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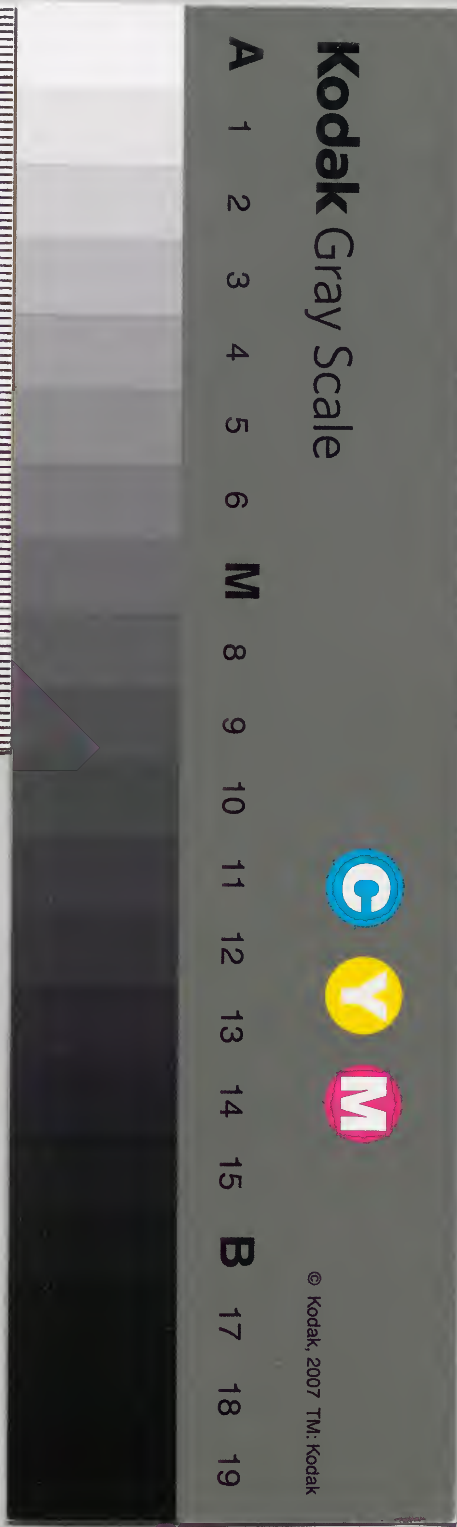
王國風

五六

			四	漢書門
		二	三	
一	三	五	六	類
冊	架	函	號	

三	四	漢
七	二	
三	三	
函	一	
一	六	書
五	〇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236
冊數	10 (3)	
函號	273	197



詩經備攷卷之五

天子而王風之有也 竟陵鍾惺伯敬

攷訂

金川常調鼎玉鉉

蘇子曰周之故也 文王武王出而

鄭氏譜曰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秦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

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至於夷厲政
 教尤衰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
 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史記驪山
 下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於申而立之是為平王
 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
 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補傳曰周之始盛也文王位止西伯未嘗稱王而
 二南之化被於天下周之既衰也平王以後雖為
 天子而王風之詩僅同列國此二南與王風名同
 為風實則不同也風之名既同於列國而加以王

之一字所以尊周亦所以愧周與孔子於魯春秋
 書王之意一也○戴氏曰東遷之後降而為風自

季札觀樂已然非聖人降之也○蘇氏曰自平王東遷而變風遂作

其風及其境內而不能被天下與諸侯比然其王號未替故不曰周黍離而曰王黍離云○呂氏曰成周乃東都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陽成周之下都也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所謂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所謂東周者洛陽也

序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

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

是詩也鄭氏曰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

傳王世子宜臼弑其君幽王自立于維尹伯封過西

汪氏曰成周在王城之東故為東周王城在成周之西故為西周

都而傷之。賦黍離。

續說。尹伯封。尹吉甫後妻之子。伯奇之弟。仕于平王為大夫。

韋子曰。韓曾詩俱以為尹伯封作。所云求亡而不得。閔宗周之亡而不得其故爾。陳思王以為求兄亡而不得。則非詩旨矣。玩是詩悲惋悽切。非孝弟之人安能有是乎。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氏曰。彼。彼宗廟宮室。

鄭氏曰。宗廟宮室毀壞。而其地盡為禾黍。

○說

文曰。黍。禾屬而黏者也。

○孔氏曰。離離。垂也。○沈

括曰。稷。乃今之稌也。

曲禮曰。稷曰明粢是也。

毛氏曰。邁。行也。

靡靡。猶遲遲也。

○孔氏曰。搖搖。是心憂無所附著

之意。

楚威王謂蘇秦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薄。

○毛氏曰。悠悠。遠

靡靡疲困無力之狀中心愴惻不覺步之類靡耳

意。蒼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

李氏曰。周大夫呼天而愬曰。致此者何人哉。蓋含

蓄其辭。不欲指斥其人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

音遂

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

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氏曰。穗。秀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

於結切

知我

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

哉。

毛氏曰。噎。憂不能息也。

孔氏曰。噎者。咽喉閉塞之名。言憂深不能喘息

劉勰曰。思親。我蒿不分。閔周者禾稷莫辨。蓋心在于憂與哀。而視物之似而誤也。此本韓詩憂懣不識于物。視彼黍離離然。憂甚之時。反以為稷之苗。說同。亦通。

黍離三章章十句

傳戍者不歸。室家思怨。賦君子于役。

申公曰。君子于役。戍申者之妻所作。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埽。音時日之夕矣。

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鄭氏曰。君子于往行役。我不知其反期。雞之將棲。

日則夕矣。羊牛從牧地而來。言畜產出入尚有期。

節。至于行役者乃反不也。○毛氏曰。鑿牆而棲曰

埽。曷至哉。朱氏曰。且今亦何所至哉。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古括切雞棲于桀。日之

夕矣。羊牛下括。古括切君子于役。苟無饑渴。

毛氏曰。佸。會也。雞棲於桀。括。至也。○朱氏曰。

君子于役之久。不可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

可以來會也。亦庶幾其免於饑渴而已。

此詩作于平王之時。序以為刺王非也。又云思其危難以風。詩辭豈有是歟。毛公未必誤至此。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序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

害而已。

申公說云
景王好音
君子諷之
缺文乃景
字

傳口王好音大夫風之賦君子陽陽。

韋子曰君子遭亂苟不能撥亂反治。遯世自全可也。奈何相招苟祿。陽陽自娛。仁人君子固如是乎。傳云王好音大夫風之則君子指王我大夫自謂也。其樂只且擊節之中有歎惜之意。猶曰以樂不僭云爾。朱子以為夫婦相樂亦未當。

君子陽陽左執簧音黃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于徐切

毛氏曰簧笙也。國君有房中之樂。○鄭氏曰由從也。左手持笙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房中俱在樂官也。○程氏曰簧為樂之器房安息之所苟自

為樂又招其類由安息之所也。陽陽自得陶陶自樂之狀皆不任憂責全身自樂而已。○蘇氏曰君子以賤為樂則其貴者不可居也。雖有貴位而君子不居則周不可輔矣。此所以為閔周也。

君子陶陶左執翽徒刀切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毛氏曰陶陶和樂貌翽燾也翳也。○程氏曰翽舞所持。○鄭氏曰君子左手持羽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燕舞之位。薛氏曰陶陶暢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序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

人怨思焉。

傳荆伐申。平王以周師戍申。周人怨之。賦揚之水。

程氏曰。諸侯有患。天子命保衛之。亦宜也。平王獨私其母家耳。非有王者保天下之心也。人怨宜也。

況天子當使方伯鄰國保助之。豈當獨勞畿內之民。故周人怨諸侯之人不共戍申也。

朱氏曰。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弑幽王。則申侯者王法必誅不赦之賊。而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天之讐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已為有德。而不知其弑父為可怨。至使復讐討賊之師反為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志親逆理而得罪于天已甚矣。○武城王氏曰。朱子之責平王。辭嚴義正矣。愚獨據當時事勢。而深歎平王所遭之不幸也。蓋幽王之弑。非申侯獨弑之也。與鄆西夷犬戎共

弑之也。當是時申侯雖負弑君之罪。而實有存周之功。平王雖當復父之讐。而尤不可忘母之難。况其始也依之以避患。其後也又賴之以反國。乃欲從而誅之。不惟人情有所不忍。恐干事勢亦有所不安也。一旦犯眾怒而激他變。則宗社之憂有大可慮者矣。然則為平王計。惟有痛心勵志。修復文武之政。以蓋前人之愆。蔽弑逆于大戎。以申討賊之義。準申侯之功罪。以全母子之恩。所可盡者如是而已。○朱子之論萬世之大經。王氏之說。處變之正理。故並存之。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

哉。曷月子還歸哉。

程氏曰。揚之水。瀾也。淺故激力不足以流薪。與力不足也。○歐陽氏曰。激揚之水。其力弱。不能流移束薪。猶東周政衰。不能召發諸侯。獨使周人遠戍

申在陳鄭
之南後竟
為楚所滅

言維何

久而不得代爾彼其之子謂他國諸侯人之當戍

者也。○毛氏曰戍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舅。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

曷月子還歸哉

毛氏曰楚木也甫諸姜也。孔氏曰言甫許者以其俱為姜姓既重章以變

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

曷月子還歸哉

鄭氏曰蒲蒲柳。○程氏曰楚蒲益輕言力不足愈

甚。○國語富辰曰齊許申呂繇大姜注云四國皆姜姓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序中谷有蕓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

相棄爾

傳京師饑民流而怨賦中谷

華陽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

亂則男女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

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於離散矣

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故

詩人舉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

人民之困以為政荒民散將無以為國矣

詩經

卷之五

七

玩遇人句
悲傷而無
怨懟之心
曰何嗟反
至于無可
奈何而猶
不怨此婦
亦

中谷有藿。吐雷切其乾矣。有女仳離。匹指切嘒其

其嘆矣。嘒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孔氏曰。釋艸云。萑藿。郭璞曰。今芫蔚也。又名益母。嘒。燥也。○程

氏曰。藿。谷中所生之物。待陰潤而後能生。故嘒則

乾矣。與夫婦樂歲則能相保。凶年則至相棄也。○

毛氏曰。仳。別也。○鄭氏曰。有女遇凶年而見棄。與

君子別離。嘒然而嘆。自傷遇君子之窮厄

中谷有藿。嘒其修矣。有女仳離。條其嘯矣。音嘯條其嘯

矣。遇人之不淑矣。

陳氏曰。修。長茂者也。長茂者為所嘒。○毛氏曰。條。

條然嘯也。○程氏曰。嘯。長吟也。悲恨深於嘆矣。○

呂氏曰。古者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蓋以吉慶為

善事。凶禍為不善。雖今人猶然。

中谷有藿。嘒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張劣切啜其

泣矣。何嗟及矣。

蘇氏曰。及其甚也。雖生於濕者亦不免也。泣者窮

之甚也。○毛氏曰。啜。泣也。○呂氏曰。啜。其泣矣。何

嗟及矣。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也。

中谷有藿三章章六句

序。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

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桓王即位五年。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

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

傳 萇弘忠于王。晉趙鞅殺之。賦有兔。

續說。萇弘。周大夫。敬王二十三年。

年秋。趙鞅殺邴邴午。荀寅。士吉射。以晉定公伐鞅。鞅入于晉陽以叛。萇弘事劉文公。劉與吉射世為昏姻。鞅以弘為黨也。伐劉而殺之。測曰。兔喻趙鞅。雉喻萇弘。百憂云者。周敬王不振。諸侯背叛。構怨連禍。而王室之忠臣不免于禍。其為凶羅何如者。故周人傷之若此。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

此百懼。尚寐無吽。

力支切。五戈切。

毛氏曰。爰爰。緩意。鳥網為羅。懼。憂。吽。動也。○鄭氏

曰。尚。庶幾也。○呂氏曰。兔之大。以比諸侯。雉之小。

周人以自比也。言諸侯之背叛者。恣睢自如。而周

人反受其禍也。○鄭氏曰。今但庶幾於寐。不欲見

動。無所樂生之甚。

有兔爰爰。雉離于罟。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

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毛氏曰。罟。覆車也。郭璞曰。今之翻車也。有兩轆。中施罟以捕鳥獸。展轉相解也。

造。為也。韋子曰。造。作為也。深文。煅鍊。皆造。作以陷人者。

有兔爰爰。雉離于罟。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

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毛氏曰。罟。罟也。○韓詩曰。施羅於車上曰罟。○鄭

采氏云。兔欲得脫。雉以耿介。離羅。以比小人。倖免而君子受禍也。似非本旨。

氏曰庸勞也。

也。氏曰庸。用也。聽聞也。

歐陽氏曰。桓王之時。周道衰微。諸侯背叛。君子惡居亂世。不樂其生之詩。其曰我生之初尚無爲者。謂昔時周人尚幸無事而閒緩。如兔之爰爰也。我生之後。逢此百罹者。謂今時不幸遭此亂世。如雉陷于網羅。蓋傷已適丁其時也。

兔爰三章章七句

序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釋文作刺。

桓王。案詩譜是平王詩。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一。

傳平王之族流散而口。賦葛藟。

關文當是怨字。

縣縣葛藟在河之滸。呼五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

父。亦莫我顧。

葛生山谷丘陵間今

在河滸失其所矣故

以興流離失所

毛氏曰。縣縣。長不絕之貌。水厓曰滸。○左傳曰。葛

藟猶能庇其本根。

朱氏曰。葛藟其支蔓聯屬有宗族之意。

○呂氏曰。

葛藟生非其地。猶宗族失所依也。○鄭氏曰。兄弟

猶言族親也。王寡恩施。今已遠棄族親。是我謂他

人爲已父。族人尚親親之辭。

韋子曰。謂他人句。宋儒遂指王以他人爲

父母兄弟不通。大意云。王棄遠宗族。至于使我謂他人爲父母。而王亦莫我顧。莫我有。莫我聞也。

縣縣葛藟在河之涘。音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

母。亦莫我有。

毛氏曰。涘。厓也。○鄭氏曰。有。識有也。

左傳曰。不有寡君。

縣縣葛藟在河之滸。音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

言終作
昆亦莫我聞

孔氏曰爾雅云夷上灑下澹

郭璞云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為澹

葛蕭三章章六句

說采葛賢者被讒見黜于野周人閔之而作

韋子曰是詩序云懼讒傳云王好讒大夫憂之俱

於詩辭不類及讀申公詩說乃渙然釋矣蓋賢人

在野國非其國思而不見憂心如渴所云三月三

秋良非夸也朱子謬以為淫奔果何所據耶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毛氏曰葛所以為絺綌也

李氏曰人之譖人多因其不見則乘間而讒

之。歐陽氏曰采葛采蕭采艾皆非王臣之事此賤有司之所為也。此借以興賢人之在野耳。認真作采物未免癡矣。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毛氏曰蕭所以共祭祀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毛氏曰艾所以療疾。呂氏曰毛氏特訓釋三物

見采之繇不於此取義也

采葛三章章三句

傳周人行役而訊其室家賦大車

申公說曰大車周人從軍寓其室家之詩

朱氏曰。周衰。大夫猶能以政刑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然其去二南之化則遠矣。

大車檻檻。毳衣如藁。尺銳切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毛氏曰。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大夫之服。藁。騅也。蘆之初生者也。鄭氏曰。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行邦

國。衣績而裳繡。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騅。

大車嘽嘽。他敦切毳衣如璫。音門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毛氏曰。嘽嘽。重遲之貌。璫。頰也。孔氏曰。頰。淺赤也。毳衣績繡。其青者

如騅。其赤者如璫。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古了切

毛氏曰。穀。生。皦。白也。○鄭氏曰。穴。謂塚壙中也。○

呂氏曰。惟能止其奔。未能革其心。與行露之詩異

矣。○按序以為刺周之大夫不能聽訟。玩詩辭不

至。畏子不敢二句。又云。陳古以刺今。則上下語氣不貫矣。不若朱說為妥。或從魯說為從軍者之辭。於本文亦叶。則子指其將帥。不奔。不敢逃潰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序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

而作是詩也。孔氏曰。莊王他。桓王子。

傳。留子賢而退隱。周人嘉之。賦丘中。考補。蘇氏轍曰。子嗟隱居丘陵

之間。而植麻。麥果實以為生。民思其賢。而庶其肯來。以從政。望之之詞也。

言絲竹
卷之五
歐陽氏曰。莊王之時。賢人被放逐。退處於丘壑。國人思之。以爲麻麥之類。生於丘中。以其有用。皆見收於人。惟彼賢如子嗟。子國者。獨留於彼而不見錄。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毛氏曰。丘中。堯堉之處。盡有麻麥艸木。乃彼子嗟

之所治。施施。難進之意。○鄭氏曰。施施。舒行。伺間

獨來見已之貌。程氏曰。思望其施施而來。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蘇氏曰。庶幾肯來從我食也。歐陽氏曰。將其來食。思其來而錄之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朱氏曰。貽我佩玖。冀其有以贈已也。○歐陽氏曰。

子嗟。子國。當時賢士之子。泛言之也。

韋子曰。此本思賢之詩。與蒹葭杖杜同一情致。不諗朱晦翁何故改訓淫詞。沈無回云。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玩黍離以下。大抵迫感憂傷之詞。似非鄭衛比也。知詩哉。毛公以留爲氏。雖與傳合。又以子國爲子嗟父。則迂矣。蘇子謂隱者植麻麥。李以爲生。亦太拘。不若歐陽說爲長。故錄之。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程子曰。或謂王風之詩。凡十篇。而閔周之詩。四。當是時。平王東遷。豐鎬爲墟。文武之舊已掃地矣。此黍離所以閔周也。兵敗禍結。此兔爰所以閔周也。風俗衰薄。室家不相保。此中谷所以閔周也。周家爲是三者。閔之宜矣。君子陽陽之序曰。君子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何遽閔之哉。曰。序此詩者。其知

道乎。國家之患。莫大于有君子而不能知。小人在位而賢人在下也。其小人不為盡心。未害也。至于君子不盡心以求苟免。熟視于禍而不肯救者。國必亡。此知微君子所以嗟嘆而傷之也。彼忝離兎爰中谷之亂。苟有君子。其至是乎。○涑水司馬氏曰。周自平王東遷。日以衰微。至于戰國。又分為二。其土地人民不足。以比強國之大夫。然天下猶尊而事之。以為共主。守文武之宗祧。久而不絕。其故何哉。植本固而發源深也。昔周之興也。禮以為本。仁以為源。自后稷以來。至于文武成康。其講禮也備矣。其施仁也深矣。民習于耳目。浹于骨髓。雖後世微弱。其民將有凌慢之心。則畏先王之禮而不敢為。將有離散之心。則思先王之仁而不忍去。此其所以享國長久之道也。不然。以區區數邑。處于七暴國之間。一日不可存。况于數十年乎。

詩經備攷卷五上

詩經備攷卷之五

金川韋調鼎玉鉉 攷訂

門人蠡吾吳臣輔 校刊

鄭

鄭氏譜曰。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為幽王大司徒。甚得周眾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歟。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鄆為大。虢叔恃勢。鄆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

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罰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鄆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修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桓公從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左洛右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作。

○地理志。鄭國今河南之新鄭。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也。及成。阜滎陽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土陜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吳札聞鄭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手。自武公後。二十三世爲韓所滅。○鄭故城在華州鄭

縣西北三二里。桓公父之邑。鄭州新鄭縣。鄭武公之國都。

序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竝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

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鄭氏曰。父。謂武公。父。

桓公也。司徒之職。掌十二教。

傳。鄭武公養賢而賦緇衣。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

也。申公說曰。緇衣。鄭武公好賢賦詩貽之。與傳同。

呂氏曰。武公入仕于周。而周人美之也。若鄭人所作。何爲三章皆言適子之館。今好賢如緇衣。所謂賢。卽謂武公父子也。後之講師。習其讀而不知其義。誤以爲稱武公之好賢。遂曰。明有國善善之功。失其旨矣。○韋子曰。東萊以爲周人所作。似矣。不若傳說作武公之好賢。則授衣授餐。日子日子。一儒未見魯傳乎。

言經傳
三
緇衣之宜兮。敝子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子授子之粢兮。

毛氏曰。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

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

則卿士朝于王。服皮弁。不服緇衣。退適私朝。服緇衣以聽其所朝之政也。

○程氏曰。宜。

言其稱。○毛氏曰。改。更也。適。之館。舍粢餐也。

緇衣之好兮。敝子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子授子之粢兮。

毛氏曰。好。猶宜也。○鄭氏曰。造。爲也。

緇衣之蓆兮。敝子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子授子之粢兮。

毛氏曰。蓆。大也。○程氏曰。蓆。安舒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

按緇衣所以裼裘。雅云。臺笠緇撮。則士亦可服緇衣也。子故信傳說爲是。

緇衣三章章四句

序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左傳。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諫曰。大都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避害。

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請除之。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聞其期。曰。可矣。遂命公子呂。出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大叔出奔共。

傳鄭莊公封弟段于京。祭足諫之不聽。大夫風之賦。

將仲子。續說。祭足鄭大夫。仲子其字。

韋子曰。此大夫設為莊公拒諫之辭。意微而辭婉。深得主文譎諫之體。雖愛其深憂至計。而事有難於直遂者。故曰仲可懷也。亦可畏也。不直刺而微風以動之。所以謂之風也。朱子力詘毛萇而偏遵鄭樵如此。亦以為淫奔。是惡得詩之正哉。

眉山蘇氏曰。莊公欲必致叔于死。叔之未襲鄭也。有罪而未至于死。是以諫而不聽。非愛之也。未得所以殺之也。毛氏不知其說。其敘此詩以為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小不忍以致大亂。公豈不忍者哉。

將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

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毛氏曰。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里居也。二十五

家為里。杞。木名。孔氏曰。杞。柳屬也。折。言傷害也。○鄭氏曰。

無踰我里。喻言無干我親戚也。李氏曰。無踰我里。言無與我家事也。

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害我兄弟也。段將為害。我豈

敢愛之而不誅。以父母之故。故不為也。

言終傳列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毛氏曰。牆垣也。諸兄公族。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毛氏曰。園所以樹木。檀彊忍之木。

孔氏曰。檀材可以為車。

呂氏曰。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辭雖拒仲而意則與之。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則於段非有所不忍也。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則拳拳於叔而不得已於姜氏者。可見矣。畏我諸兄。畏人之多言。特迫於宗族國人之議論。非愛段也。具文見意。而莊公之情得矣。

申公說曰。鄭莊公欲陷弟段。授以大邑。祭仲諫。陽拒之。大夫原其情而刺之。若是則莊公誠負叔段之宜矣。

將仲子二章章八句

序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

國人說音悅而歸之。

傳大叔段多才而好勇。鄭人愛之。賦叔于田。

申氏說曰。叔段

多才而好勇。大夫憂之。而作是詩。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毛氏曰。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鄭氏曰。洵。信也。○呂氏曰。國人稱之如是者。亦不義而得衆也。以得衆心爲仁。以飲酒爲好。以善服馬爲武。

叔于狩。手又切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毛氏曰。冬獵曰狩。○歐陽氏曰。叔出則巷無可飲酒之人矣。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鄭氏曰。適。之也。郊外曰野。服馬。猶乘馬也。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序。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傳。段不義而得衆。鄭人歸之。賦大叔。

成都范氏曰。莊公之於段。稔其惡而欲斃之也。故春秋書克段于鄆。以罪鄭伯。詩人言叔多才好勇。而得衆心。以深咎莊公。夫段之惡易知。而莊公之罪難見。故春秋書鄭伯。而詩人刺其君。皆本其所起以罪之。所以爲世戒也。

叔于田。乘乘下繩切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素口

言糸係... 火烈具舉。禮音祖禘素歷切。暴虎獻于公所。將七羊切。叔

無狃女九切。戒其傷女。

毛氏曰。叔之從公田也。驂之與服。和諧中節。○鄭

氏曰。如組者。如組織之爲也。在旁曰驂。董氏曰。五御之法。有

禮。交衢者。蓋所謂如舞者也。○毛氏曰。藪澤禽之府也。具俱也。

禮。禘。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之。狃習也。○朱氏曰。

烈。熾盛貌。國人戒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恐其或傷

女也。陳氏曰。火烈具舉。周禮中春蒐田。用火弊獻。禽以祭社。爾雅。火田曰狩。田未嘗不用火也。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戶郎切。叔在藪。火

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苦定切。控口貢切。忌神

縱送忌。

毛氏曰。乘黃。四馬皆黃。○鄭氏曰。兩服。中央夾轅

者。襄。駕也。上駕者。言爲衆馬之最良也。鴈行者。言

與中服相次敘。良亦善也。○毛氏曰。揚。揚光也。忌。

辭也。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

朱氏曰。忌抑。皆語助辭。

叔于田。乘乘鵠。音保。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

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棚。音冰。忌。抑鬯。勅亮切。弓

忌。

毛氏曰。驪。白雜毛曰鵠。齊首。馬首齊也。○鄭氏曰。

卷頡篇沫
矢房

詩經傳列 卷之五

如手。如人左右手之相助也。○毛氏曰。阜盛也。慢

遲罕。希也。棚。所以覆矢。孔氏曰。棚。左傳作冰。箭筈蓋也。鬯弓。發弓。

朱氏曰。鬯。弓囊也。○鄭氏曰。田事且畢。則其馬行遲。發矢

希。射者蓋矢。發弓言田事畢。

呂氏曰。鷲鳥將擊。必匿其形。二詩所載段之輕淺如此。宜其為莊公之所易也。詩人乃若憂其不能制者。豈其未得莊公之情也哉。○韋子曰。兄弟骨肉之間。人所難言。詩人但描寫其矜驕豪華之態。而其釀禍不終。已具于此。序以為刺公。刺其隱矣。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序。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

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

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

之本。故作是詩也。

傳。鄭文公使高克禦狄于境。不召師潰。大夫憂之。賦

清人。文公名捷。厲公突之子。莊公之孫也。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平聲英。河上乎翱翔。

鄭氏曰。清者。高克所帥衆之邑。○毛氏曰。彭。衛之

河上。鄭之郊也。介。甲也。○鄭氏曰。駟。四馬也。二矛。

酋。矛夷。矛也。○孔氏曰。四馬被甲。馳驅旁。旁。然不

息。○毛氏曰。重英。矛有英飾也。王氏曰。英。以毛羽。○朱氏

詩經傳列

卷之五

三

曰。翱翔無事之貌。○永嘉鄭氏曰。夫擁大眾於外而無所事。不為亂則潰散爾。

清人在消。駟介麋麋。表驕切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毛氏曰。消。河上地也。麋。麋武貌。重喬。累荷也。釋文云。謂

刻矛頭受刃處為荷葉。相重累也。

清人在軸。音逐駟介陶陶。左旋右抽。敕繇切中軍作好。

毛氏曰。軸。河上地也。陶陶。驅馳之貌。○董氏曰。陶

陶。樂而自適也。○鄭氏曰。左。謂御者。右。車右也。中

軍。謂將也。高克久不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車。車

右抽刃。自居中央。為軍之容好而已。○說文作左

旋右拍。士刀切拍者。拔兵刃以習擊刺。

呂氏曰。師久不歸。無所聊賴。姑遊戲以自樂也。投

石。趨距。勝之兆也。左旋右抽。潰之兆也。不言已潰

而言將潰。其辭深。其情危矣。鍾氏曰。清人傷無絕也。不必說到師潰。

清人三章章四句

序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鄭氏曰。鄭自莊公而

賢者陵遲。朝無忠正之臣。故刺之。

傳子皮為政。忠直文武。子產美之。賦羔裘。

韋子曰。此詩非子產子皮不足以當之。傳云子皮為政。子產美之。申公亦云子皮卒。子產思之。當子皮卒之日。子產哭曰。吾已無與為善矣。玩司直不淪。則所謂惟夫子知我者。其在斯乎。三章俱美

言終作...
辭而序以為
刺不可解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音命不渝。

記曰羔裘諸侯與臣服之以日視朝傳曰大夫羔裘。○毛

氏曰如濡潤澤也。○歐陽氏曰洵信也。○韓詩曰

侯美也。○鄭氏曰舍猶處也。之子是子也。是子處

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韓詩不渝作不偷亦通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毛氏曰豹飾。緣以豹皮也。孔甚也。司主也。○歐陽

氏曰謂服以武力之獸為飾。而彼剛彊正直之人

稱其服爾。

舍命是居
處天命之
中即居易
也不渝作
不偷是毫
無苟也

羔裘於諫切。今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毛氏曰晏鮮盛貌。○程氏曰三英若素絲五紝之

類。蓋衣服制度之節。朱氏曰英。裘飾也。○朱氏曰粲光明

貌。○毛氏曰彥士之美稱。

羔裘三章章四句

序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

焉。

傳鄘人夫婦相棄。□□□賦大路。揚之水大路二詩。魯傳本鄘風。

毛傳皆出鄭。蓋鄘本鄭地。而鄭又滅鄘。遂以其詩混入爾。

遵大路兮。摻所覽切。執子之祛。起居切。無我惡兮。不寔

詩經卷之五

詩經傳疏
市坎故也

毛氏曰。遵循路道。摻擊祛袂也。○鄭氏曰。思望君子。於道中見之。則欲擊持其袂而留之。○朱氏曰。君子去其國。國人思而望之。於其循大路而去也。攬持其祛以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遽絕也。是急遽之意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覬市縣切兮。不寔好也。
毛氏曰。覬。棄也。孔子曰。覬與醜同。醜惡可棄之物。○蘇氏曰。好舊好也。

呂氏曰。武公之朝。益多君子矣。至於莊公。尚權謀。專武力。氣象一變。左右前後。無非祭仲。高渠彌。祝聃之徒也。君子安得不去之乎。不寔故也。不寔好也。詩人豈徒勉君子遲遲其行也。感於事變。而懷其舊者亦深矣。

韋子曰。是詩魯詩以為棄婦之詞。不若序說留賢為長。朱子原解是矣。奈何復改作淫詞。至若漫艸。穉今等篇。鄭六卿。餞范宣子。皆賦之。若果狎邪。淫亂之辭。諸大夫何不為本國諱。而使聞諸侯哉。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傳。夫婦相戒以勤生樂善。□□美之。賦女曰鷄鳴。
申公說曰。女曰鷄鳴。夫婦相警戒之辭。
女曰鷄鳴。士曰昧旦。子與視夜。明星有爛。力旦切將翱

詩經傳疏
將翔弋鳧音符與鴈

鄭氏曰此夫婦相警覺以夙興言不畱色也弋繳射也言無事則往弋鳧鴈以待賓客為燕具○呂氏曰昧晦也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晦明未辯之時也列子曰將旦昧爽之交○毛氏曰明星有爛言小星已不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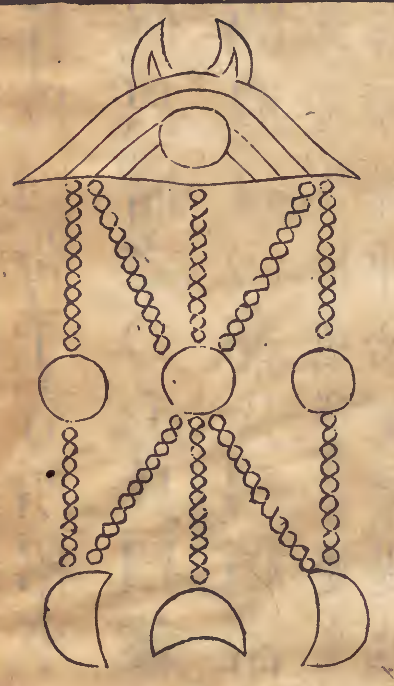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蘇氏曰加中也史記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上○毛氏曰宜肴也朱氏曰宜和其所宜也朱氏曰射者男子之事而中饋者

此樂且憂勤中來故琴瑟亦為感應莫不二字見和氣絕洽絕無乖鬱處

婦人之職也婦人謂其夫既得其鳧鴈以歸則我當與子和其滋味之所宜以之飲酒相樂期於偕老而其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靜而和好言其和樂而不淫也孔氏曰琴瑟之樂在于侍御言親近也韻會作勸侑亦通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去聲之雜佩以報之

雜佩式



雜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橫曰珩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瑀末懸衝牙兩旁組各懸瑀璜又兩組交貫於瑀上繫珩下繫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

蘇氏曰。苟子有所招來而與之友者。吾將為子雜佩以贈之。○毛氏曰。雜佩者。玕璜。瑀瑁。衝牙之類。問遺也。○鄭氏曰。順。謂與已和順。好。謂與已和好。黃氏佐曰。順。猶莫逆也。○歐陽氏曰。知子之來相和好。所謂中心好之是也。○又當尊賢友善。而因物以結之。

此明是夫婦相警以勤生樂善之詩。序何故作刺不悅德也。若謂變風不應有美。將無緇衣羔裘二篇亦以為刺時歟。

女曰鷄鳴三章章六句

序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

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促句卒

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

傳鄭世子忽。辭昏于齊。祭仲諫之。賦有女同車。

此詩分明是男悅女之詞。惟德音一語似刺忽。然亦未見確為辭婚也。

左傳。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祭仲諫而不聽。及即位。遂為眾所逐。○金氏曰。文姜有秀慧之資。晨牝之才。雄狐之事。計必已久。鄭忽之辭。可謂明于禮義矣。祭仲不能將順其美。俾以禮義自強。顧乃勸之取淫女以求強援。是知有勢不知有義。况因其無援。黨突而逐之。則仲亂賊之黨耳。故春秋書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世子忽出奔衛。所以罪仲而明忽之正也。至編詩而錄此篇。正以罪祭仲耳。○廣漢張氏曰。忽之不昏于齊。未為失也。而詩人追恨其失大國之助者。蓋見忽之弱為甚。追念其資于大國。或有以自立。此國人之情也。蓋忽者先君之世子。其立也正。故其始也。國人見其逐而憐其無助。其復入也。又閱其無忠臣良士。而至此極也。夫忽蓋不足道。而人之情猶不欲

遠絕之者以立之正故爾

有女同車尺都切顏如舜華將翽將翽佩玉瓊琚彼美

孟姜洵美且都

毛氏曰親迎同車也鄭氏曰鄭人刺忽不娶齊女新迎與之同車故稱同車之

禮齊女之美舜木槿也佩有瓊琚所以納間孔氏曰言衆玉與珩

上下之間孟姜齊之長女都閒也孔氏曰都者美好閒習之言新都楊氏曰

都飾之閒雅也○鄭氏曰洵信也王氏曰瓊琚言德之容將將言德之音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翽將翽佩玉將將七羊切彼美

孟姜德音不忘

毛氏曰英猶華也○朱氏曰將將佩玉聲也德音不忘

長樂劉氏曰謂齊侯請妻之音鄭人懷之不能忘也

南海黃氏曰喻其色美不必取舜蓋木槿朝開暮落少過時則後之矣忽當有功之時可取齊女而

過時猶是也過時而取他女故云爾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序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朱氏曰所美非美所謂賢者佞智者

愚也○鄭氏曰言忽所美之人實非美人

傳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狂狡子良憂之賦扶胥狂氏

狡名靈公之嬖臣也○按左傳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禦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

囚華元獲樂呂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禽也意狂狡

從此遂為鄭臣而靈公嬖之耶

以子都喻賢臣猶離騷之美人也

韋子曰。昭公雖昏弱。未至如桀紂之惡也。況救齊有敗戎之功。辭昏明自強之義。亦賢世子也不幸為突篡逐。鄭人所當憐而扶翊之者。奈何斥之為狂且為狡童。豈人臣所忍加於其上哉。朱子疑之誠是。而俱作男女嬉戲之詞。蓋亦未見傳爾。予讀魯詩。而知傳說本明。前人自曠曠也。扶蘇狡童。裳三章。俱從傳說。則靈公之嬖倖難掩。而昭公之誣庶自此湔矣乎。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子餘切

毛氏曰。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扶藻也。其華

菡萏。

釋文。未開曰菡萏。已發曰芙蓉。

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人

也。且。辭也。

未儒未見魯傳故誤指昭公

呂氏曰。山宜有扶蘇者也。隰宜有荷華者也。朝宜有賢俊者也。今觀昭公之朝者。不見子都。乃見狂且焉。則昭公所美非美。可知矣。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蘇氏曰。上竦無枝曰橋。

釋文。橋亦作喬。

○毛氏曰。松。木也。

龍。紅草也。

孔氏曰。龍草生于下隰而枝葉放縱。陸璣曰。一名馬蓼。

○鄭氏曰。

游龍。猶放縱也。○孔氏曰。狡童非有所指斥定名

也。下篇刺昭公之身。此篇刺昭公之所美。

華陽范氏曰。山不惟有小木。而又有大材。隰不惟

有華而又有草。然則一國之大。賢才無不有。人君所美宜得其美者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序 蕓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

傳 公子五爭。齊楚交伐。鄭國大亂。其臣謀欲諫而救

之。賦 蕓兮。

蕓兮。蕓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蕓音脫

毛氏曰。蕓。槁也。○鄭氏曰。槁。謂木葉也。木葉槁待

風乃落。蘇氏曰。木槁則其蕓懼風。風至而隕矣。叔伯。羣臣相謂也。羣

臣自以強弱相服。女倡矣。則我將和之。

蕓兮。蕓兮。風其漂

音飄

女。叔兮伯兮。倡予要

於遙切

女

毛氏曰。漂。猶吹也。

呂氏曰。昭公微弱。孤危。其羣臣相謂。國勢如槁葉

之待衝風。難將及矣。叔乎伯乎。蓋各自謀。爾倡我

則我。其和女。要女矣。要。謂要結也。蓋君不能倡。故

其下自相倡和也。

鄭六卿餞。范宣子。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蕓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

命。賦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繇是觀之。此豈男女淫狎之

詞。朱子誤矣。序以為刺忽微弱。近是。若魯傳于吹蕓。似不類耳。

蕓兮二章章四句

序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此刺靈公

嬖狂狡之詩。說已見前。

傳子良諫用狂狡。靈公不聽。將去其國。賦麥秀。中公說曰。

靈公不聽子良之諫。將逐之。故作是詩以責狂狡。是詩有狡童字。意即麥秀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鄭氏曰。不與我言者。賢者欲與。忽圖國之政事。而忽不能受之。○毛氏曰。憂懼不遑餐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毛氏曰。憂不能息也。

范氏曰。昭公有狂狡之志。而無成人之實。孤危將

朱氏曰。昭公為人柔懦。疎濶。不可謂狡。即位之時。年已壯大。不可謂童。以是名之。故不相似。

亡。君子憂之。至於不能餐息。愛君之至也。夫不與

我言。不與我食。則棄賢可知也。然賢人豈以君之

不知。而浩然以忘之哉。亦盡其忠愛以憂之而已。

韋子曰。從傳說。則彼字下。舍用字。若謂彼用狡童。不與我言。不與正人謀也。不與我食。邪媚進而正

直逐。不與我祿食也。惟子用匪其人。使我至于不能餐息。則其憂國愛主之心。雖去猶不能忘。若子

良者。可謂忠矣。

狡童二章章四句

序褻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鄭氏曰。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

傳子良去國。不忘諫君。賦褻裳。申公說曰。子良如晉。作詩以寓靈公。

韋子曰。子良去鄭如晉。無所攷據。卽如序說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亦謂靈公發狂狡恣肆。無忌。思大國問其罪而清靈公之側也。豈真指忽與突爲狂童乎。鄭康成誤矣。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起連切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狂童之狂也且。子餘切

毛氏曰。惠。愛也。溱。水名。說文溱作澮。云溱水出鄭。○歐陽氏曰。

彼大國有惠。然思念我鄭國之亂。欲來爲我討正之者。非道遠而難至。但褰其裳。涉溱水而來。則至矣。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者。但言諸侯衆矣。爾不我思。則當有他國思我者爾。詩人爲此言。以述鄭怨諸侯不相救卹爾。○朱氏曰。所以然者。狂童之狂已甚。而不可緩也。且語助辭。

已甚。而不可緩也。且語助辭。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于軌切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

之狂也且。

毛氏曰。洧。水名。○鄭氏曰。他士。猶他人也。

鄭六卿餞范宣子。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不有是事。其能終乎。觀此。則思大國之正已。于義得矣。朱子謂淫女語其所私。若然。子大叔何爲歌于樽俎。以自汗辱哉。

褰裳二章章五句

序。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去聲男行而

女不隨。

傳公子小白適莒。齊人慕之。賦丰。

申氏說曰。襄公無道。即位之四年。公

弟小白。避之莒。齊人慕之。而作是詩。○魯詩以此列于齊風。毛詩收入鄭。玩叔兮伯兮之句。則魯說為長。况漢世說詩。申公先于毛公。必有所據矣。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毛氏曰。丰。豐滿也。巷。門外也。○孔氏曰。男親迎而

女不從。後乃追悔。此陳其辭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毛氏曰。昌盛壯貌。○程氏曰。將。迎也。言男俟我於

堂。非不有禮。女不將迎也。

衣錦褻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苦迥切

衣裳錦褻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鄭氏曰。褻。禪也。蓋以禪縠為之中衣裳。用錦而

上加禪縠焉。為其文之大著也。

朱氏曰。婦人既悔其始之不送而失

此人也。則曰叔兮伯兮。豈無有駕車而迎我以行者乎。○韋子曰。若從傳說。錦衣褻裳。不過想像公子之服飾。而屬望于莒曰。安得叔兮伯兮。駕而迎我。使予得與之同行同歸也。皆齊人愛慕無已之辭。于辭意亦順。朱子必指為淫婦之詞。何歟。

裳錦褻裳。衣錦褻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序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傳無此篇姑從序說

東門之墠。茹蘆。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音善切。力於切。

鍾氏曰秦風伊人六句便是室邇人遠妙注坐以淫奔枉甚

詩經傳疏

卷之五

三

毛氏曰東門城東門也。墀除地。叮叮吐鼎切者茹蘆。

茅蒐所留切也。孔氏曰除地去草。故云叮町。○爾雅曰。

陂者曰阪。孔氏曰陂陀不平。○朱氏曰其室則邇。

其人甚遠者思之切欲奔而未得間之辭。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毛氏曰栗行上栗也。孔氏曰行即就也。○朱氏曰。

踐行列貌。韓詩作有靖家室。注云靖善也。言東門之外栗樹之下有善人可與為室家也。

東門之墀二章章四句

序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

傳齊桓公相管仲以匡天下齊人美之賦風雨申公說曰

風雨齊桓公得管仲以為相齊人喜之而作是詩魯詩亦載于齊風不諗毛公何以誤收入鄭也

韋子曰風雨鷄鳴正懷思君子之際如後世樂府

雷聲雨淚觸景傷懷鴈過鳥飛牽人遠思豈盡淫

邪耶若此詩辭絕無一字狎褻而朱子誣以為淫

奔抑何僻也再攷魯傳此本齊詩則風雨淒涼以

喻當時濁亂正待匡扶之人既見管子得一賢相

云胡不喜半生之疑渙然冰釋矣

風雨淒淒七西切鷄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毛氏曰風雨且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

陳氏曰淒淒寒涼之氣○朱氏曰得見此人則我

黃氏曰心不悅則鬱結悅則平也

詩經傳疏

卷之五

三

心之所思。豈不坦然而平哉。

風雨瀟瀟。鷄鳴膠膠。

音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勅雷切

朱氏曰。瀟瀟。風雨聲。○毛氏曰。膠膠。猶喈喈也。瘳。

愈也。朱氏曰。言積思自此而愈也。

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毛氏曰。晦。昏也。○范氏曰。如晦。又甚於瀟瀟。

風雨三章章四句

序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申公詩說曰。子衿。王

室下衰。學政廢弛。弟子多倍其師。君子傷之。而作是詩。

傳東遷學廢。君子傷之。賦子衿。

此篇原載王風。毛本誤入于鄭。朱晦菴因

疑鄭聲多淫。妄訓為淫詞。冤哉。至白鹿洞賦。又曰。廣青衿之疑問。門人詰之。答云。舊說亦不可盡廢。朱子之僻謬。于是亦稍知悔也夫。

程氏曰。治世則庠序之教行。有法以率之。不率教

者。有至於屏移不齒。又禮義廉讓之風所漸陶。父

兄朋友之義所勸督。故人莫不强於進學。及夫亂

世。上不復主其教。則無以率之。風俗雜亂。浮偷。父

兄所教者趨利。朋友所習者從時。故人莫不肆情

廢惰。為自棄之人。雖有賢者。欲強之於學。亦豈能

也。故悲傷之而已。

王氏曰。世之亂。生于上之人不學。莫知反本以救之。顧顛沛于

末流。以紆自前之患。而以學為不切于世務。此學校所以廢也。○范氏曰。無忠臣良士。大亂五世。學

廢之繇也。○鍾氏惺曰。坐青衿以淫奔。止以挑達二字作證佐。刻哉。甚矣考亭之故入也。

青青子衿。音金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孫炎曰衿交領也

毛氏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鄭氏曰。嗣。續

也。○程氏曰。世亂學校不修。學者棄業。賢者念之

而悲傷。故曰悠悠我心。縱我不可以反求於汝。謂

往教強聒也。子寧不思其所學而繼其音問。遽爾

棄絕於善道乎。○嗣音。韓詩作詒音。說文。詒。寄也。曾不寄問也。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玩縱我不往二句說云弟子借其師似矣當作師責弟子之詞不必謂賢者念之

毛氏曰。佩。佩玉也。士佩璫珉而青組綬。孔氏曰。玉藻。士佩璫

致而緼組綬不來者。言不一來也。

挑他羔切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毛氏曰。挑。達。往來相見貌。○程氏曰。挑。輕躍。達。放

恣。不事於學。則遨遊城闕而已。孫炎曰。宮門雙闕此謂城之上別有

高闕。非官闕也。賢者念之。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蓋士

之於學。不可一日忘廢。一日忘之。則其志荒矣。放

僻邪侈之心。勝之矣。○歐陽氏曰。三章皆是學校

廢。而生徒分散。朋友不復羣居。不相見而思之。辭

爾。挑達城闕。閒日遨遊無度者也。

韋子曰。解經之弊二。不知而臆度。明知而偏執。是也。如此詩。誰不識為刺學校廢。而朱子故誣為淫奔。所謂偏執之私心也。及作白鹿洞賦。本心却難掩昧。善乎容城劉靜修之言曰。六經傳注于漢。疏

釋于唐。議論于宋。近世學者往往舍傳注疏。釋便讀宋儒之議論。不知議論之學自傳注出爾。嗚呼。注疏簡而經尚存。議論多而經益亡矣。後之學者可不辨之哉。

子衿三章章四句

序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

死亡。而作是詩也。

傳鄆人兄弟相棄。口口口口賦錫之水。

按左傳忽突爭國而

子儀子疊更立。及至莊十四年。忽與子儀子疊皆死。而原繁謂突曰。莊公之子猶有八人。則不得謂終鮮。蓋此原鄆風。申公云。錫之水。兄弟為人所間而被讒者訴之詞。毛公誤收入鄭。朱子又強坐為淫者相謂。誤而益誤矣。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

之言。人實廷誑女。

毛氏曰。廷。誑也。○范氏曰。揚之水。不流束楚。弱也。

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親也。無信人之言。人實廷

女。小人眾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

人實不信。

朱氏曰。兄弟既不相容。所與親者。二人而已。然亦

不能自保於讒間。此忽之所以亡也。○呂氏曰。無

信人之言。非教之以不信人言也。忽既微弱。強公

子復多。其臣大抵懷二心而外市。僅有一二人實

心向之者。乃暗於情偽。不知所倚。故提耳而告之。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序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

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傳鄭有貞士。宜其□□□□俗。賦出其東門。

申公說曰。鄭之貞士。宜其室家。不染淫俗。而作此

詩。攷魯詩傳說。俱云貞士宜其室家。不染淫俗。則序云五公子爭。男女相棄之說。非矣。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古老切衣

綦巨基切巾。聊樂我貞音云。

毛氏曰。如雲。衆多也。縞衣。白色。孔氏曰。縞細繒也。綦巾。蒼

艾色。○孔氏曰。云貞古今字。助語辭。○韓詩作聊樂我魂。

出其闔音音。闔音音。有女如茶。雖則如茶。匪我思且子徐切。

縞衣茹蘆。聊可與娛。

毛氏曰。闔。曲城也。闔。城臺也。陳氏曰。門之外有副城。同曲以障門者。謂

之茶。英茶也。鄭氏曰。茶。茅秀。物之輕者。○孔氏曰。茹。日。茶。乃茅草秀出之穗。英是白貌。茹

蘆。茅蒐之染女服也。娛樂也。朱氏曰。茅蒐可以染絳。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傳曰。季遇卻缺于冀。薦于文公。○人美之。賦埜有蔓

艸。○申公說曰。野有蔓草。晉曰。季薦卻缺于文公。

晉人美之。是詩原載唐風。毛本誤收入鄭

國語。白季使舍于冀野。冀缺。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而進之曰。臣得賢人。敢以告。文公曰。其父有辜。可乎。對曰。國之良也。是故舜之刑也。殛。其舉也。與禹。今君之所聞也。齊桓親舉管敬子。其賊也。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夫敬。德之恪也。恪于德。以臨事。其何不濟。文公使為下軍大夫。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

徒端切

今有美一人。清揚婉兮。

懈音

逅

胡豆切

相遇。適我願兮。

毛氏曰。野。四郊之外。蔓延。漙漙。然盛多也。清揚。眉

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漙。顏氏作霽

上亮切 婉。韓詩作覲。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

遇。與子偕臧。

毛氏曰。漙漙。盛貌。臧。善也。

韋子曰。蔓。艸。即班荆意。鄭伯享趙孟。子大叔賦此。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六卿餞范宣子。子錡賦此。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與叔向相遇。亦歌野有蔓草。是豈淫詞乎。至若序。謂君澤不下流。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則又鑿矣。序之誤。在泥邂逅二字。朱子之誤。在錯認美人二句。然則簡兮之美。人亦指作淫女乎哉。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序。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

能救焉。

傳。鄭靈公好倡。國人化口。口。子譏之。賦溱洧。

攷地理志云。鄭

詩經備文

卷之五

三

地右洛左濟。食溱洧焉。土陜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繇是觀之。男女相棄之說非也。

溱

側巾切

與洧

于軌切

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女曰

觀乎。士曰既且。

于餘切

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

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毛氏曰。溱洧。鄭兩水名。渙渙。盛也。

鄭氏曰。仲春之時。水已釋。水則

說文云。渙。沝散也。

渙渙然。○韓詩傳曰。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士與女。方執蘭而拂除。

蘭。蘭也。訏。大也。

勺藥。香艸。

釋文云。勺藥。離草也。言將別離。贈此草也。

○鄭氏曰。男女感

春氣竝出。託采芬芳之草。而為淫佚之行。

溱與洧。瀏

音留

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

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

將謔。贈之以勺藥。

朱氏曰。將當作相。

毛氏曰。瀏。深貌。殷。衆也。○韓詩注曰。鄭國之俗。三

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

不祥。故詩人願與所悅者俱往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李氏琪曰。嘗觀之詩。鄭風二十有一篇。清人而下。五詩。皆刺其不能遠小人。而用忠賢。雞鳴而下。皆刺其失昏姻之道。無室家之節。夫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鄭胥有之矣。罕渾曰。鄭先衛法。偏而無法。以經攷之。鄭之先亡。豈直無法哉。○南海黃氏曰。子夏曰。鄭音濫淫。志自春秋列國時。皆好之。鄭以女樂賂晉。而悼公之志怠。魏絳是以有居安思危之規。鄭又以淫樂矇瞽賂宋。而師慧謂宋無人焉。趙烈侯好鄭音。賜歌者田。番吾君進言止之。夫子惡其亂雅樂。蓋其音比于慢。近似

孰知丰爲齊風乎

言系作牙
雅樂而其實非也。左傳。昭十六年。晉范宣子聘鄭。鄭六卿餞宣子。宣子請賦。子巖賦。野有蔓草。子大。叔賦。寒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擇兮。若皆淫奔之詩。諸子者何爲不諱于客乎。或曰以聲不以辭。夫子謂鄭聲淫。季子謂其細已甚。皆聲音之謂也。○新都楊氏曰。鄭聲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溢于平曰淫水。雨過于節曰淫雨。聲濫于樂曰淫聲。一也。鄭聲淫者。鄭國作樂之聲過于淫。非謂鄭詩皆淫也。後世解鄭風皆爲淫詩謬矣。○武城王氏曰。鄭國二十一篇。可疑而難決者。丰一篇而已。其他緇衣二叔于田。清人羔裘。女曰雞鳴。出其東門七篇。語意明白。難以誣說。至于將仲子。遵大路。至風雨。子衿。揚之水。十一篇。序說古註皆有事証。而朱子一切翻倒。盡以淫奔目之。而蔽以放鄭聲之一語。殊不知孔子論治。則放聲。述經。則刪詩。正樂。刪之。卽所以放也。刪而放之。卽所以正樂也。若曰放其聲于樂。而存其辭于詩。則詩樂爲兩事矣。且使諸篇果如朱子所說。乃淫佚狎蕩之尤者。聖人欲垂訓萬世。何取于此。而乃錄之以爲經也耶。反正詭道。侮亂聖言。近世若馬端臨。楊鏡川。程篁墩。諸人。皆已辨之矣。

金

曰齊者古少皞

太師呂望於齊

詩經傳攷卷之五終

詩經傳攷卷之六

竟陵鍾惺伯敬

金川韋調鼎玉鉉

攷訂

齊

鄭氏譜曰。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都營丘。臨淄也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其子丁公嗣位於王官。後五世哀公政衰。

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之變風始作。○地理志曰。古有分土。無分民。太公以齊地負海舄鹵。少五穀而人民寡。廼勸以女功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輳。後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霸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故其俗彌侈。其後二十九世。爲強臣田和所滅。臨甯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中具五民云。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闢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爲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序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

夜警戒相成之道焉。首句是也。下云哀公荒淫怠慢。恐未然。

傳 桓公好內。衛姬箴之。賦雞鳴。

申公說曰。齊衛姬勸桓公以勤政。故作此詩。列女傳云。

桓公好畋。衛姬爲之不食禽獸之肉。好音。姬爲之不聽樂。其賢可知。此詩明是勸公勤政。哀公時那得有此賢妃。

雞旣鳴矣。朝旣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毛氏曰。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李氏曰。后夫人。雞鳴佩玉。

去君所。○孔氏曰。夫人之在君所。心常恐晚。故以蠅

聲為雞鳴。○范氏曰。賢妃貞女心存乎敬。故聞見

其疑似者而作焉。黃陂黃氏曰。匪雞二句俱賢妃擬議之詞。云若非雞鳴。豈蒼蠅

之聲乎。不作詩人訓解。更自然。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鄭氏曰。君日出而視朝。○毛氏曰。見月出之光以

為東方明。○朱氏曰。昌盛也。

蟲飛薨薨。呼弘切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鄭氏曰。蟲飛薨薨。東方且明之時。○蘇氏曰。予豈

不欲與子同夢歟。然羣臣之會于朝者。亦欲退朝

而歸。治其家事。是以為之早作。○鄭氏曰。所以當

起者。卿大夫朝者。且罷歸故也。無使眾臣以我故

憎惡於子。戒之也。

孔子曰。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韋子曰。太師奏

雞鳴于階下。夫人鳴佩玉于房中。皆是敬處。以蠅聲為雞唱。以月光為天明。亦是敬處。敬正在誤處

雞鳴三章章四句

序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

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傳齊俗習於田賦營。申公說曰。營。齊俗好田。君子刺之。

齊轅氏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虜囷之間兮。漢地理志。臨淄名營丘。故齊詩曰。子之營兮。則還即營也

子之還兮。遭我乎徂。乃刀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

我謂我儂許全切兮。

毛氏曰。還。便捷之貌。猗。山名。從。逐也。獸三歲曰肩。

魯詩作儂。利也。○鄭氏曰。謂我儂。譽之也。譽之者。

以報前言還也。○王氏曰。並驅。則遭我又非一人

而已。

子之茂兮。遭我乎猗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毛氏曰。茂。美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猗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毛氏曰。昌。盛也。臧。善也。狼。獸名。

呂氏曰。當是時。齊以游畋成俗。詩人載其馳驅而相遇也。意氣飛動。鬱鬱見於眉睫之間。染其神者深矣。夫豈一朝一夕所能反哉。周遷商民。既歷三紀之後。畢命猶不敢忘其憂。良有以也。

還三章章四句

序著。刺時也。時不親迎魚敬切也。

傳。齊俗昏禮不親。君子譏之。賦著。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毛氏曰。俟。待也。門屏之間曰著。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著與宁同。

尚朱注訓
作加孔氏
謂尊尚此
物而加飾
也

○鄭氏曰。素為充耳。所以懸瑱者。或名為統。尚猶飾也。飾之以瓊華者。謂懸統之末。所謂瑱也。○張氏曰。俟我言夫之俟我也。著夫家之著也。如是則不親迎也。於著於庭於堂者。必不是親迎。只俟於堂於庭於著而已。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鄭氏曰。青統之青。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鄭氏曰。黃統之黃。

呂氏曰。昏禮。婿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婿乃先往。俟于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

西階。齊人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婿家之禮。俟我於著乎而。此所謂婿俟于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之時也。俟我于庭乎而。此所謂及寢門。揖入之時也。俟我于堂乎而。此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婿道婦入。故于著于庭于堂。每節皆俟之也。

著三章章三句

序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傳莊公無禮。齊人刺之。賦東方之日。莊公名光。靈公環之世子。淫于

崔杼之妻棠姜。為杼所弑。○申公曰。東方之日。齊莊公好女樂。君子譏之。玩詩詞似非刺君之語。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韓詩曰。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美盛。若東方之日。○

朱氏曰。履躡。卽就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他達切。今在我闥兮。履

我發兮。

毛氏曰。闥。門內也。發行也。朱氏曰。發行去也。言躡我而行去也。

歐陽氏曰。東方之日。日之初升也。蓋言彼姝之子。

顏色奮然美盛。如日之升也。在我室兮。履我卽兮。

者。相邀以奔之辭也。此述男女但知稱其美色以相誇榮。而不顧禮義。所謂不能以禮化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序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

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傳齊大夫相戒以勤于公。賦東方未明。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鄭氏曰。挈壺氏失漏刻之常。東方未明而以爲明。

故羣臣促遽。顛倒衣裳。自從也。羣臣顛倒衣裳而

朝。人又從君所來而召之。

東方未晞。音希。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

毛氏曰。晞。明之始升。令。召也。

折柝樊圃。狂夫瞿瞿。俱具切。不能辰夜。不夙則莫。音暮

詩經甫攷

卷之六

六

鍾氏曰。一種匆迫之象也。

毛氏曰。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園也。○朱氏曰。瞿瞿驚顧之貌。○程氏曰。政亂無節。動非其時。或蚤或暮。無常度也。折柳以樊圃。狂夫見之。且驚。瞿知其為限也。晝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不蚤則晏。言無節之甚。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序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

作詩而去之。

鄭氏曰。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襄公素與淫通。左傳。公與夫姜氏

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

傳襄公留姜氏于齊。魯桓公不能制。齊人賦南山刺

之。

鄭氏曰。公與夫人如齊。夫人憇之。襄公。襄公使公子彭生乘公而搯殺之。夫人久留于齊。莊公即位後乃來。猶復會齊侯于禚。于祝丘。

又如齊師。齊大夫作此詩以刺之。

南山崔崔。

子雖切。

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

歸止。曷又懷止。

毛氏曰。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也。○鄭氏曰。雄

狐行求匹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喻襄公居人

君之尊而為淫泆之行。其威儀可耻惡如狐。○孔

氏曰。文姜繇此道而歸魯。既曰歸於魯矣。襄公何

為復思之乎。

葛屨五兩。

音亮。

冠綏。

如誰切。

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

綏綏邪媚之狀有蕩人所共趨之地瞻視衆也

朱氏曰屨必兩綏必雙物各有耦不可亂也

毛氏曰鞠窮也

鍾氏曰兩如之何深思之詞禮法俱在其中

曰庸止曷又從止。

呂氏曰。貴賤各有耦也。屨與屨為耦。雖五兩之多。各相耦。冠綏之雙。自為耦也。襄公文姜非其耦。猶冠屨之不可雙也。○毛氏曰。庸。用也。○鄭氏曰。言

文姜既用此道。嫁於魯侯。襄公何復送而從之。

藝麻如之何。衡音橫從足容切其畝。取七喻切妻如之何。必

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居六切止。

鄭氏曰。樹麻者必先耕治其田。然後樹之。以言人君取妻。必先議於父母。鞠。盈也。魯侯既告父母而取。何復盈從。令至於齊乎。呂氏曰。鞠。養也。曷。為也。養其好而至于極也。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毛氏曰。克。能也。○鄭氏曰。女既以媒得之矣。何不禁制而恣極其邪意。令至齊乎。

南山四章章六句

序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傳景公欲求諸侯。大夫風之。賦甫田。

無田音佃甫田。維莠羊九切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音刀

毛氏曰。甫。大也。大田無人功。終不能獲。忉忉。憂勞

也。鄭氏曰。興者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修德。積小以成高大。

無田甫田。維莠稂。皆稂莠。侵陵嘉穀之狀。居竭切。且未切。

呂氏曰。驕驕。桀桀。皆稂莠。侵陵嘉穀之狀。

婉兮變兮。總角卬古惠切。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卬兩角之狀

毛氏曰。婉變。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卬。幼穉也。弁。冠也。○蘇氏曰。總角之童而至於突然弁也。豈其

求之哉。其道則有所必至也。君子之得諸侯。亦未

嘗求之矣。苟修其身而治其政令。諸侯不來而將

安往。○呂氏曰。苟繇其道而循其序。則小者俄而

大。微者俄而著。厥德修罔覺。非計功求獲者所能

與也。○韋子曰。是篇魯詩云。諷景公。毛序云。刺襄公。俱無確據。申公亦謂景公急于圖霸。大

夫諷之。玩急于圖霸四字。于詩情合矣。况襄公在位年淺。昏淫之人。何知遠大。惟景公享國日長。或

欲追小白之遺烈。以雪莊公之耻。圖成大事而急遽無序。是未可知也。嗚呼。圖難于易。為巨于細。有

天下國家者。宜深長思哉。

甫田三章章四句

序。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

苦之。故陳古以風焉。孔氏曰。畢弋。掩兔網。小而柄長。謂之畢。

傳。襄公好田。大夫風之。賦盧。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毛氏曰。盧。田犬。戰國策。韓國盧。天下之俊犬。令令。纓環聲。

盧重平聲環其人美且鬢音權

毛氏曰重環子母環也鬢好貌

盧重鉞音梅其人美且偲七才切

毛氏曰鉞一環貫二也偲才也說文云偲強也

程氏曰君荒於田獵故百姓苦之詩人陳古之賢

君畋狩以時百姓見則善而美之韋子曰玩詩辭美且仁一語似

陳古以風令其他則鬪雞走狗之習爾可謂古賢君之畋乎

盧令三章章二句

序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

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傳魯桓公會襄公于濼遂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人刺

之賦敝笱續說桓公名軌惠公次子也弑其兄隱公而自立求援于齊娶文姜為夫人其

十八年會齊侯于濼遂與姜氏如齊襄公舊通文姜至是復通焉桓公知而適之襄公怒計殺桓公

敝笱古口切在梁其魚魴音房鰈音關齊子歸止其從去聲如

雲

毛氏曰鰈大魚○鄭氏曰鰈魚子也魴也鰈也魚

之易制者然而敝敗之笱不能制喻魯桓微弱不

能防閑文姜○毛氏曰如雲言盛也張氏曰反歸于齊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才口切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鄭氏曰魴似魴而弱鱗○毛氏曰如雨言多也

魴鰈俱大魚喻文姜之淫縱也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鄭氏曰。唯唯。行相隨順之貌。○毛氏曰。水喻衆也。

魯傳申公說。俱云桓公不能防閑其妻。朱子以為爲莊公不能防閑其母。仍從序傳可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序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

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傳襄公伐衛。姜氏會之于師。齊人刺之。賦載毆。續說

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蓋因襄公伐衛納朔。而假犒師之行以會之。○申公說曰。齊襄納衛朔。抗王人。魯人從之。文姜歸齊。以犒齊師。齊人刺之。

載驅薄薄。簞茀。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毛氏曰。薄薄。疾驅聲。簞。方文席也。車之蔽曰茀。諸

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孔氏曰。謂以簞蔽車之後戶也。鞞。革

也。謂路車以皮革爲本質。其上文以翟羽。發夕。自夕發至旦。發夕與疾

星夜急趨。不能緩也。眉山蘇氏曰。襄公疾驅其車以會文姜。文姜夕發于魯而往會之。朱子解作宿言離于所宿之舍。則緩矣。

四驪。濟濟。垂轡。魯道有蕩。齊子

豈弟。

毛氏曰。四驪。言物色盛也。濟濟。美貌。垂轡。轡之垂

者。瀟瀟。衆也。豈弟。言齊子於是樂易然。○歐陽氏

曰。文姜安然樂易。無慙耻之色也。

鄭氏曰。豈弟當作闇。圍開明也。與夕發爲對。

曾氏曰汶水有二此出泰山萊蕪齊南魯北之境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毛氏曰湯湯大貌彭彭多貌翱翔猶彷徨也○李

氏曰言行人之多以見其無耻也

汶水滔滔行人儻儻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毛氏曰滔滔流貌儻儻衆貌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然矣詩人極其形容疾惡之正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序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

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

子焉

傳魯莊公會齊大夫狩于禚齊人譏之賦猗嗟

申公說曰魯莊公朝于齊遂及齊大夫狩禚齊人刺之惟其狩禚故多言其射技之善云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

趨蹌兮射則臧兮

毛氏曰猗嗟歎辭昌盛也頎長貌○朱氏曰抑而

若揚美之盛也揚目之動也○毛氏曰蹌巧趨貌

○鄭氏曰臧善也○朱氏曰極稱其威儀技藝之

美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其母也若曰惜乎其特

少此耳鍾氏曰章章着猗嗟二字其感深矣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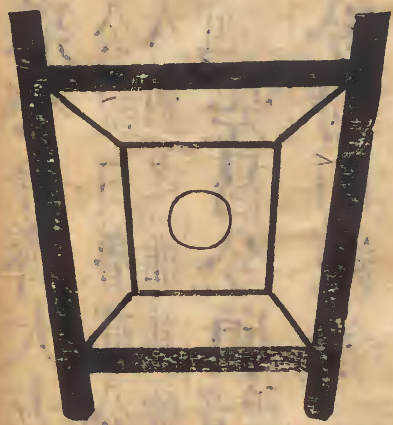
猗嗟是此詩微旨

詩集韻作類亦美意

言系何牙
展我甥兮

朱氏曰。名猶稱也。言其威儀技藝之可名也。清目清明也。○鄭氏曰。成猶備也。正所以射于侯中者。天子五正。諸侯三正。大夫二正。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朱氏曰。稱其為齊之甥也。而又以見其非齊侯之子。此詩人之微辭也。

侯式



侯張布而射之者也。侯中之的曰正。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五正之侯中畫朱坎白次蒼黃玄。居外三正則損玄黃二正則畫朱綠。

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雪戀切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選韓詩作
纂言其舞
應雅樂也

毛氏曰。變壯好貌。婉好眉目也。選齊孔氏曰。善舞齊于樂節也。

貫中也。四矢乘矢。○鄭氏曰。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范氏曰。射足以禦亂。而禮不足防淫。故卒章深非之。○呂氏曰。四矢反兮。以禦亂兮。蓋稱莊公弓矢之精。可以禦亂。觀其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則可見矣。是詩譏刺之意。皆在章外。嗟歎再三。而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見矣。

猗嗟三章章六句

韋子曰。開國創制。不可不謹也。太公爲周室元勳。其鷹揚之才。凌厲百代。而急于圖治。宵衣旰食。少優柔深厚之意。其治齊也。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至于禮樂法制。或有未遑。子若孫因。而放恣不軌。至哀公荒怠。畋遊。而變風始作。猶未若南山雄狐所刺者。已不免夷王之烹。至于襄公。姦淫無忌。人道滅絕。而周天王若罔聞。方伯諸侯亦無問罪之師。何也。夷王雖弱。列侯夾輔。威命猶在。周邦。襄公當東遷之後。周之禁令且不行于畿內。况能制強齊哉。無惑乎馳驅魯道。覩馬爲禽獸之行也。雖然。有土之君。德政不修。而以淫聞于天下。未有獲善終者。襄公被殺于公孫無知。厥後莊公亦爲崔杼所弑。天道惡淫。夫豈或爽哉。設使太公之治齊。如孔子相魯。男尚忠信。女貴貞順。行者別塗。公慎氏出其妻。後世惡有淫侈。如襄莊者耶。嗚呼。以伯夷尚父之基業。而爲田和所篡。則廉耻不勵。而法制不修之過也。兩漢氣節。六朝文詞。皆上人好尚所致。故曰開國創制。不可不謹也。

○予讀齊風。竊疑季札所謂泱泱大國風者。雞旣鳴矣。外無幾伉。達之章也。且如桓公中興。一匡九合。而詩不概見。何歟。及攷魯詩。始知小白奔莒。齊人慕之。賦丰風雨瀟瀟。齊人喜得管子爲相。而作庶幾存一班。而其亡逸蓋亦多矣。

詩經備攷卷之六上

詩經備攷卷之六

金川韋調鼎玉鉉 攷訂

門人南陵戴其賓 按刊

魏

鄭氏譜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于歷山。陶于河濱。禹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及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修德於民。教以義方。

不務修德
所以日見
侵削不然
儉何病乎

孔子曰要
是裳褱
為衣領

詩經傳

卷之六

三

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
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
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
地理志曰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
曰彼汾一曲寘之河之側○蘇氏曰魏地入晉久
矣其詩疑皆為晉而作故列于唐風之前猶邶鄘
之於衛也郡縣志河中府春秋時為魏地
序葛屨刺褊必淺切也魏地陜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
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傳

魏之內子

□□□□□□□□

怨之賦葛屨

申公說曰葛屨魏之

內子儉不中禮賸者怨之則闕文明矣

糾糾

音九葛屨

俱具切

可以履霜摻摻

所銜切

女手可以縫

裳要

於遙切

之褱

紀力切

好人服之

毛氏曰糾糾猶繚繚也

朱氏曰糾糾繚繚戾寒涼之意

夏葛屨冬

皮屨葛屨非所以履霜摻摻猶織織也婦人三月

廟見然後執婦功○鄭氏曰言女手者未三月未

成爲婦裳男子之下服○毛氏曰要褱也褱領也

好人毛鄭云卽女手服訓整治言又使此女治褱也朱子解猶大人言使女縫裳治褱大人遂服之玩下章左辟乃婦遜夫之禮象掃又婦人之飾則好人當從魯傳指內子也內子褊急賸妾怨之服不當訓整蘇氏曰君子之爲國致隆而極廣焉故其

詩經傳

卷之六

三

言絲作牙
降也猶可以不陷。今葛屨而以履霜。及其暑也將安用矣。婦之未廟見也而使之縫裳。及其成爲婦也將安使之矣。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音避佩其象揅。勅帝切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毛氏曰。提提。安諦也。范氏曰。安徐也。宛。辟貌。婦至門。夫揖

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象揅。所以爲飾。○蘇氏曰。女子始嫁而治其威儀。其修如此而可以賤事使之與。然褊者以爲無益。故爲其益者而至于縫裳也。惟君子則不然。懼其不容降矣。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序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孔氏曰。王

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菜。崔靈恩云。君子儉以能勤。

傳晉大夫。口口口口口口。譏之。賦彼汾。魯詩此篇在唐風。魏亦晉

地。毛氏遂收于魏。申公說云。晉人刺其大夫之詩。與傳同。

彼汾扶云切沮洳。如預切言采其莫。音暮彼其之子。美無度。

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毛氏曰。汾。水也。蘇氏曰。汾水出於晉。其流及魏。沮洳。其漸洳者。朱氏

曰。沮洳。水浸處。下濕之地也。莫。菜也。鄭氏曰。采其莫以能勤。鄭氏曰。

之子。是子。曰無有度。言不可尺寸。是子之德信無

刺大夫之詩曷云其君致崔注謂君子是矣

言絲傳列
度矣。雖然其采莫之事則非公路之禮也。公路主君之耗車。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戶郎切

鄭氏曰。采桑親蠶事也。公行主君兵車之行列。○范氏曰。英者草木之華也。

彼汾一曲言采其蕢。音續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毛氏曰。蕢水鳥也。陸璣云。今澤鳥也。○鄭氏曰。公族主君同姓昭穆也。

許氏曰。公路公行公族大夫也。采莫采桑采蕢細民之事也。大夫而為細民之事。是急于利而用心褊也。彼其之子雖美。奈奪民之利何。此其所以與刺也。與魯相公儀休拔園葵相反。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序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傳魏人憂其國。口口口口。賦園有桃。申公說云。子憂國而歎之。

范氏曰。魏君儉而不取。嗇而不施。君不能發政施仁。而民亦無以趨事勸功。君獨行之于上。而臣民不以為非。此詩所以刺時也。○程氏曰。觀此詩可見其憂深思遠矣。所刺者不能用其民耳。不能用其民則不能治。豈復有德教。其致侵削可知也。國無政事則亡。故詩人憂思之深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音遙不知我者

心之憂說
不盡故欲
人深長思
也思之則
當有起敝
扶危之計
非僅欲其
知憂而已

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音基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程氏曰。桃。果之賤者。園有桃。亦用其實。以為殺。與

國有民。雖寡。能用則治。今不能用其民。故心憂之。

至歌且謠。毛氏曰。曲合樂。日歌徒歌。日謠。不知我者。謂我驕慢。彼

人如是。子曰何哉。蓋未之知也。故言我心之憂。人

莫知之。重言人不知者。不思耳。其情至深切也。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

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

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毛氏曰。棘。棗也。○程氏曰。行國。猶駕言出游。以寫

我憂。○范氏曰。謂我士也罔極。言責君無已也。

韋子曰。自古奸人誤國。皆自以為是。而拒人之言。一種逢迎附會之小人。每每詆排讜論。不以為狂。則笑為愚。賈生所謂可為痛哭者。此也。詩人婉辭。以動之。曰。蓋亦勿思。使其低首沉思。如許可憂。如許可懼。急急收圖。猶恐其晚。而敢呵斥正言哉。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序。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

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說。魏人行役。而思其親。故作此詩。魯傳闕八字

陟彼岵。音戶今瞻望父兮。父曰嗟。子子行役。夙夜無已。

序經傳文
卷之六
七

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毛氏曰。山無草木曰岵。孔氏曰。釋山云。多草木岵。無草木岵。與毛傳正反。

○鄭氏曰。無已。無懈倦。○蘇氏曰。孝子登高以望

其父而不見。則思其將行之戒以自慰。上猶尚也。

尚慎之哉。欲其忠于職事。無罪戾也。元城劉氏曰。未二句自怨自微。可以見忠孝之心。

陟彼岵起音。今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

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毛氏曰。山有草木曰岵。季。少子也。王氏曰。尤憐愛少子者。婦人之

情也。無寐。無者寐也。父尚義。母尚恩。呂氏曰。母尚思故曰無棄。言無

棄母而不歸也。○鍾氏曰。猶來者。不敢必之詞。慎心所發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

慎旃哉。猶來無死。

蘇氏曰。必偕。必與同役者偕。無獨行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說十畝之間。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于其朝。而思與

友歸于農畝。魯傳魏之君子缺四字大意與申公說同

序十畝之間。刺時也。下云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與詩辭不合。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張氏曰。十畝之間。場圃之地。○朱氏曰。閑閑。往來

者自得之貌。獨寐獨寤。理亂不聞。閒中閒人。○孔氏曰。還兮。相呼

而共歸。下云逝兮。相呼而共往。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以世切行與子逝兮。

韋氏曰。泄泄。無所事事之意。逝。往而不返之辭。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說伐檀。君子能其官而不用。魏人慕之。而作是詩。傳云

魏之君子。缺六字。美之。○孔叢子引。子曰。于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

序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

仕爾。文選注。張氏曰。伐檀。刺賢者不遇明王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音連猗。音不

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直連切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

有縣。音玄貆。音暄兮。彼君子兮。不素餐。七丹切兮。

毛氏曰。坎坎。伐檀聲。朱氏曰。檀。木可以為車。寘。置也。干。厓也。風行水成文曰漣。孔氏曰。釋文云。大波為瀾。小波為淪。直波

為徑。漣。瀾。雖異而義同。○朱氏曰。猗與兮同。語辭也。○毛氏

曰。種之曰稼。歛之曰穡。一夫之居曰廛。貆。獸名。○

鄭氏曰。是謂在位貪鄙。無功受祿也。冬獵曰狩。宵

田曰獵。胡。何也。彼君子者。斥伐檀之人。○毛氏曰。

素。空也。

呂氏曰。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悠然于河之干。遺佚而不怨。阮窮而不閔者也。國人見君子在下者如此。小人在位者如彼。乃責之曰。汝未嘗稼穡。禾何為而積。汝未嘗狩獵。貆何

詩經卷之六

為而來。汝獨不見夫河干之君子。義不素殮。親伐檀以自食者乎。此特旁觀者之辭。若所謂伐檀之君子。方且陶陶不改其樂。豈較短量長者哉。○如此解不稼四句。于胡瞻爾庭方叶。若朱氏注云。其志自以為不耕不可得禾云云。則爾庭二字何所着耶。蓋斥無功受祿者若此。不作厲志之語。乃通

坎坎伐輻福音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

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

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毛氏曰。輻。檀輻也。孔氏曰。伐檀為車之輻。側。猶厓也。○蘇氏

曰。水平則流直。○鄭氏曰。十萬曰億。三百億。禾乘

之數。○毛氏曰。獸三歲曰特。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順倫切兮。河水清且淪猗。不

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丘倫切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

有縣鶉純音兮。彼君子兮。不素殮素門切兮。

輻



兵車之輪

六尺六寸

田車之輻

六尺二寸

在輿之外

輻二十以

象日月也

輪

式



毛氏曰。檀可以為輪。漘。厓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如

輪也

韓詩。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

圓者為困。鶉鳥也。熟食曰殮。

韓詩。薛氏章句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才。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如尸焉。○韋子曰。但質朴而無治民之才。即名曰素餐。繇是推之。出而不能行義。達道處而不能求志。獨善皆素餐也。天下有道而逃于山澤。雖枕石漱流。能遣尸素哉。故土不可不自勵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序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

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傳

魏人困於□□□□其國賦碩鼠

闕文或是貪。殘欲去四字。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古亂切女莫我肯顧逝將

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鄭氏曰碩大也大鼠大鼠女無食我黍疾其稅斂

之多也我事女三歲矣曾無恩德來眷顧我又疾

其不修政也逝往也往矣將去女與之訣別之辭

○呂氏曰三歲貫女蓋言魏君培克民當去之久矣姑事之至于三歲而莫我肯顧也猶書所謂大惟五年須暇之之意也○貫朱氏訓作習猶慣習也言貪人害我三歲習為常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

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范氏曰莫我肯德者不以我為德也民出力以事

上不以為德而反蠶食之此所以去也爰得我直

黃氏曰樂土樂國皆複言意望願想樂道之詞

鄭氏曰不皆施德于我

者欲適彼有道之國而赴愬之得其直亦樂矣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

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戶毛切

毛氏曰苗嘉穀也○鄭氏曰莫我肯勞不肯勞來

我范氏曰不以我為勞也郭外曰郊○廣漢張氏曰碩鼠之

詩聖人所為取者以君失道如此國人疾之甚而

欲去之猶有所未忍絕也未章誰之永號謂我將

去爾而適樂郊誰復永號於爾之士者乎此則尤

可見其情也

韋子曰申公云大夫貪戾魏人怨之而作是詩假大鼠以刺其大夫于義乃順若謂刺其君魏雖蕞

爾國乎亦姬之侯也季札聞魏風曰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民即極愁怨孰敢以大鼠比君乎必不然

矣此序之誤特正之

碩鼠三章章八句

南海黃氏曰魏詩為晉而作似矣然國小無政似非晉事儉嗇福急與勤儉質朴亦不同蓋在未被

晉滅之時若直以為晉詩不可也土地削小儉嗇福急已可哀矣而又昏亂殘虐以促之使賢者思

去其位人民思去其國上下離心如此不亾得乎

詩經備攷卷六終

<p>詩經傳列 卷之六 三四</p>	<p>詩經備攷卷六終</p>	<p>詩經傳列 卷之六 三四</p>
----------------------------	----------------	----------------------------

